

现场

林岗：

我的“三本书主义”

一 从散步时的“东想西想”到成书

其实我原来没想过要写一本书。1998、1999年的时候,我还在深圳大学教书,那时候每天都散步,脑子就会东想西想。我觉得有些念头挺有意思的,同时,也有些问题已经思考好久了,就产生了想法:不如写几句吧。于是散步回去之后就写一写,慢慢就成为一种习惯,持续了大概四五年。

这之后无论走到哪里,我都有随时记录的习惯,开始是写在纸上,后来有了电脑就敲在电脑上。写到2003、2004年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自己脑子里的这种思索的兴趣和写作的能力,特别是写作能力慢慢消退了,消退了以

近日,中山大学教授、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林岗新书《漫识手记》分享会在广州学而优书店举行。在分享会上,林岗谈及《漫识手记》一书的写作经过以及关于日常读书、写作的思考。

林岗与暨南大学教授、广州市评论家协会主席申霞艳(右)、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教授黄灯(左)在分享会上对谈
吴晓佳 摄



著名作家严歌苓、苏童都光临了。我与茅盾文学奖得主刘斯奋均为颁奖嘉宾。会中间,我与刘斯奋、苏童在会场一角的花园抽烟

文学创作的烟火味

□章以武

不能把沉香当烂柴

作家写字找知音,读者看字找共鸣。

作家的作品之所以能找到知音,因为他作品中的故事来自滚烫热辣的生活,烟火味呛人;他塑造的人物,读者抬头不见低头见,有血有肉,是熟悉的陌生人!

搞文学的人,首先要有一对爱的眼睛。面对五光十色的社会,生命如电光火石般迸发热情。作家不能是冷漠的、无动于衷的,甚至不以为然的。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位内地作家来深圳特区采风,对热火朝天、缤纷璀璨的深圳新生活,对“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神采飞扬的呼号,一概不上心,映入他双目的是夜里的“黑牛”!他扔下一句话:深圳,只有一面五星红旗是社会主义的!

他把沉香当烂柴了,奈何?

一个人合不合适搞文学创作,是不是这方面的“料”,这与天赋基因、个人阅历、文化素养、想象能力、文字功底,有密切关联,这里无法一一细说。不过,有一点我以为挺关键,那就是你要有一对爱的眼睛,去发现,去捕捉,去思考生活中的闪光的东西、变化着的东西、大美的东西,新鲜感人的东西。

心向上、脚向下

文学创造,具体的写作过程,确实是一个人的上天入地,一个人的奥林匹克,一个人的张灯结彩。所谓一个人的上天入地,即储存在大脑里的各种信息相互汇合、碰撞、联结,想象的翅膀腾飞;所谓一个人的奥林匹克,指作家也要像竞技运动员那样,向预设的目标冲刺;所谓一个人的张灯结彩,即作家对自身的创作要有信心,文章是自己的好,关起房门称君主。

然而,这一切背后,有一个巨大的工程,那就是心向上,脚向下。心向上,说得有一点,就是作家对大时代历史性的巨变,对大时代的脉搏跳动,对大时代中人的精神状态、生存质量的嬗变以及价值观的重新调整、确立,都要有敏锐的感知,都要“春江水暖鸭先知”,不可以一知半解、懵懵懂懂、不解其妙。你既要理性判断,也要有感性的认知。脚向下,就好理解了,作家要深入到火热的生活第一线,与普通劳动者一样,同呼吸共命运。脚上多少泥土,笔下就多少真情。著名作家柳青为了写长篇小说《创业史》,全家搬至陕西长安乡下落户。青年作家路遥为了创作《平凡的世界》,长年累月在山野村寨里磨;在僻静的土屋里吞冷馍,吸劣烟,熬。终于写成了惊世之作。当他重重地拍响钢笔,从书桌边挺胸站立,挥动手臂,走进阳光时,他睿智的目光环顾四周,世界亮了!

这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做媒未成,写成小说

2018年4月,《羊城晚报》召开2018年花地文学榜年度盛典颁奖大会,十分隆重,著名作家严歌苓、苏童都光临了。我与茅盾文学奖得主刘斯奋均为颁奖嘉宾。会中间,我与刘斯奋、苏童在会场一角的花园抽烟。刘斯奋道:“坐在我前排的女士刚做了头发吧,香气扑鼻,头发上惹来了许多蚊子,可写一个短篇。”我听了一愣,觉得有趣,至于这故事如何编织,心中无底。不过这个念头,挥之不去,在心中发酵了几天,不少人物、细节纷纷冒出来进入我的兴奋点,故事的脉络主题终于跳了出来:通过香云纱厂女职工吕小玉,花大钱扮靓,去高级发型屋做头发,喷发过啫喱,头发亮晶晶,好似停了许多蚊子,也确实惹来了蚊子,以及因这事,她与亲朋好友发生的种种纠葛、矛盾、冲突,让人啼笑皆非,最后还惹上了官司,有些喜剧、荒诞色彩。从而也揭示了在物质富有的当下,年轻人应知晓布衣裳、菜根香,要知足感恩,不要浮躁攀比虚荣。这样,小说的社会意义就浮现了。

再说我的一个中篇《太老》,也是从时代生活中得到启发而写成的。我平生第一次做媒人。男的五十出头,丰仪俊拔,风一样开阔,是位画家,女的三十八岁,修眉俊眼,风情妖娆,钢琴师。无论从年龄文化气质看,都相配。然他俩双双见面后回答竟然一样:嫌对方太老!媒人未做成,小说《太老》却写成了,揭示当下爱情婚姻中,传统观念与现代观念的交锋。当时,我大脑仓库里嘻嘻哈哈哭哭啼啼的俊男美女都挤进我这个故事的框框了。我从中编排、筛选、生发,形成了如今《太老》的情节。

时代一日千里飞速发展,电脑、网络、微信、微博,铺天盖地,天涯若比邻了。这里边,天地广,水很深,值得作家们深入发掘,那是文艺的用之不竭的富矿。总而言之,我们要练就一对闪发着爱的光芒的双眼去洞察生活。

聪明的脑袋加笨功夫

有一位年轻的朋友问,文学创作有无诀窍?我说有,那就是聪明的脑袋加笨功夫。所谓聪明的脑袋与父母给的基因有关,这里强调一下笨功夫。笨功夫,就是长期坚持。我19岁在华师大中文系读一年级,写了第一个短篇小说《第二次交锋》在报纸副刊头条刊出。如今年过八十,还在写。

文学创作要坚持不容易,太考人意志了。因为文学面对的是人生,况且,人是活的,不断地成长变化,人性又是多么复杂,把人写得栩栩如生,合情合理太艰难了。

文学创作与学唱歌跳舞画书法还有些不同。你画鱼画荷花,反复练习,总可以画得有点样子,裱出来,好看。练钢琴,日久天长也可考个六级八级,弹一曲好歌,好听。就是因为有“匠气”的成分在里边。写小说就另说了,有的朋友苦心孤诣几十年仍写不出被人认同的作品来,于是,写着写着就无影无踪了。

二 从头到尾没有“创新”的想法

关于写作我有一个“三本书主义”的理念。

第一,要写一本有趣的书。所谓有趣就是说,这个书从你自己的角度看是非常有意思的,你只为有意思而写。写作者应该写一本有趣的书,就是跟生活一样,如果一生找不到什么事情是有趣的话,到了我这个年纪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的冤?都白活了;第二,要写一本挣钱的书。我自己发过一个宏愿,要写一本能让自己的脱贫致富的书;第三,要写一本学术的书。

从我自己来说,有趣的书已经实现了,因为我觉得有趣;发财的书呢,我一眼望过去就是没有能发财的气象。没办法,我就是跟钱离得非常远;学术的书呢,应该说迈出了一步,但是非常不幸,我又退回来了。我有一本薄薄的书,讨论中国的口述传

统和案头传统,这本书只能说是半步,我本来还想钻研下去,希望做一本稍微庞大的书跟之前的进行对接,但是后来我不大有恒心,被别的事情牵引,兴趣转移了,就没有写下去。如果运气比较好的话,就等下一轮再试试。这都是天意,不要太强求,但还是要有梦想啦。

我觉得写作者,不管你有多聪明,不管你采取哪种写法来表达,已经有很多前辈在前面了。如果是一个房间的话,所有的窗户其实都打开了,你不要想自己有多聪明,你能重新开一扇别人没有开过的窗户,早早抛开这个念头吧。我们不是生在一个原创的年代,我们只是追随某一类前辈的脚步,只是这样而已。所以在散文写作的传统里,我觉得也是这样。因为我自己写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创新”的想法。

三 为什么会写“恐惧”

我之所以会写“恐惧”,可能跟早年的某种恐惧有关。我出生在1957年,那么你应该知道1966年的时候我是多大岁数,这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分界线,社会剧烈变化的开始。简单说就是,这个世界已经跟之前不一样了。前一天你还进学校上学,但是过了不久,你就变成了受到排挤的异类,生活在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这种恐惧倒不是说没有东西吃,要饿死冻死,它不是这样的,它是精神世界里的某一样东西突然不存在了。

我觉得人有一种天性,这种

天性促使人把这个混沌和混乱的世界变成一个有秩序的世界。因为一个没有秩序的世界是不可理解的世界,而不可理解的世界是无法生存其中的,除非你像阿Q一样麻木。这种恐惧支配着你去找某一样东西,它促使我在剩下的生命里去找到一个理解世界的方式,找到世界的秩序所在。为什么我会走上学术的道路,恐惧是一个非常大的原因。其实我对书不是特别有兴趣,只是我给自己头脑里的世界建立一个可理解的秩序,需要前辈帮助的时候,才会看书,

山情即我情,山性即我性,
我之为山川,山川之为我

梁世雄风景速写背后的精神特质

对岭南画派传统的超越

梁世雄曾跟从岭南画派大师关山月、黎雄才学画,是当代山水画大家。在关、黎二老一脉相承的学术渊源中,梁世雄秉持岭南画派师法自然的现实主义风格,注重以形写神,画风“兼容南北、秀丽雄强”。林墉曾说,“梁世雄的画准正平实,不狂不怪,不癫不乱”。精准的造型、严谨的构图、笔墨的锤炼、学术的沉厚、本真而内敛的艺术品格,是梁世雄山水画一直以来为业界所称道的艺术特征。

近年来随着对梁世雄作品的整理,他70多年来的艺术探索中,较少



长期性

什么是长期性?人只能生活在此时此世,我们能生活在明天吗?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张巨额的支票给你而兑付日期是“明天”,你有可能兑付吗?如果我们注定不能生活在明天,人类究竟是怎样建立长期性概念的呢?长期性肯定是跨越此刻此世的,它具有可绵延性,但又不是隔断式的跨越,好像从此地通往彼地有一座桥那样。明天是永远遥不可及的,但是此刻此世不停的流逝让我们产生了明天的实在性的幻觉。仿佛身处河流的中游,凭着我们自己所处的位置推断遥远的下方一定有一个下游,

而上方一定有一个上游。区别在于河流的下游我们可以跋涉而至,但明天却不能够亲历亲证。人类的这种处境昭示我们,无论长期性还是短期性都是关于此世的,它们并没有截然的区别。并不存在一种脱离当下此世的长期性。如此一来,就产生了另一个问题:行为的长期性和短期性的区别是怎样出现的?答案是人类大概是从行为和它的可重复性中产生短期和长期的概念。短期性就是行为的不可重复或可重复度低的意思,而长期性则可以还原为当下行为及其高可重复性。凡是不可重复的行为就是短期行为,而可以重复的行为就是长期的行为。长期和短期的分界线不是物理世界的时间,而是它们的可重复性。

激情

激情和理性存在一个明显的分别:激情是正在进行时态的,而理性是融合过去时态、现在时态和将来时

态的。所谓激情是正在进行时态,意思是激情只面对一个当下情景,既不管过去,也不管将来。激情只关心它自己和它的对象,此外概不负责。激情诱惑你:你是生活在现在的,你存在的意义就是把握住此刻。除此之外,你什么都不是。你的过去消失了,变成了记忆,而你的将来只是一个幻象。因为将来不是某一处你可以生活的地方,它是永远的梦境。激情所以能够支配人的行为,是因为激情说服了人们忘记了过去,抛弃了过去。激情也征服了人心。与其等待将来,不如陶醉于现在。然而,理性则不仅仅关心当下的情景,理性还面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理性把时间过程看成是一个整体。它提醒你,你从过去走进现在,还要从现在走进未来。理性告诉你,当你不顾一切执意要燃烧起当下之火,为那个可怜的自我取暖的时候,当下之火是不受控制的,它会蔓延,不但烧毁你的过去,也会烧

□邹建敏



农讲所颂(国画) 梁世雄 蔡迪支 林丰俗 陈章瑞

让人耳目一新而更具当代性

改革开放后,梁世雄走遍世界各地,用手中的画笔书写对世界各地人情风貌的感动。速写是艺术家最具自由度的个性化写意表达方式,梁世雄的速写手稿让我们看到一种文化精神的表达,他始终用赤子般真诚的眼睛看世界,用东方视觉表现世界风物,用个性化的话语方式呈现画家对世界文化多样性的理解。

同样是表现山林与瀑布,梁世雄在加拿大之行的速写中,以线条的轻重、虚实来表达北美山林、草原的开阔空间,呈现尼亞加拉大瀑布的水雾迷蒙和恢弘气势。而在面对日本的富士山和箱根瀑布时,梁世雄更强调线条的装饰性表现和画面的平面化处理,在有意无意之间,隐约可见画家对日本浮世绘装饰性造型节奏的内在吸纳与融会。

同样是表现东南亚的海与棕榈树林,画家对新加坡大都市和泰国渔村的画面处理方式却迥然不

同。在狮城速写中,梁世雄用高度提炼的、图案化的造型来表现新加坡穿梭的游艇、高楼林立的繁华都市和海边椰林。而在泰国的速写中,画家则用轻松的笔调,充满变化的、灵动的造型来呈现泰国海边渔村的野趣、安逸与宁静。

在欧洲之行的速写中,梁世雄以彩墨作画,画面造型简洁,用笔轻松,肆意挥洒,兼容西方色彩的光影技法和中国画的笔墨意蕴,中西绘画语言在画面中和谐统一,让人耳目一新而更具当代性。

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认为:“艺术家是看他要画的东西,而不是他所看到的东西。”梁世雄速写中所展现的正是这样一个对形与意作深度探索的艺术创作过程。画家“以心应物”,寻求风景背后的精神特质和意象表达,追求内心情感的视觉转化,实现个性化审美情趣与客观景物的交集。这无疑是对传统艺术语言当代性拓展进行的一种可贵的尝试。

梁世雄认为,“写生是艺术家的一种再创造。”“有时即使是寥寥数笔,也蘸满了画家的激情,因此一幅好的写生或速写,本身就是一幅精美的艺术品,即使是在摄影技术已很发达的今天,速写的意义和速写的艺术价值也是无法替代的。”1977年,梁世雄与蔡迪支、林丰俗、陈章瑞合作,为毛主席纪念堂创作的作品《农讲所颂》早已为大家所熟悉。然而,翻开梁世雄的速写本,可以看到他为此作品所画的大量速写。其中既有严谨的建筑结构分析和记录,也有整体情境表现的场景速写。梁世雄对广州农民讲习所门前木棉树扭曲多节的树枝寥寥数笔的

简表现,呈现出木棉顾盼多姿的意象形态。无拘无束的建筑结构描绘,写意传神、言简意赅,呈现了高度的艺术技巧。此类作品在写实之风盛行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美术界,尤其具有创新价值和时代意义,从而愈显弥足珍贵。

“山水速写也需要立意。山水速写,不但要求表现对象的质感和结构规律,更重要的是要表现出作者的情意”,“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只有这样,方能达到“山情即我情,山性即我性,我之为山川,山川之为我”,物我交融,浑然一体的境界。梁世雄如是说,亦如是而为。在两张井冈山速写中,梁